

巴蜀学林丛书

李绍明 著

李绍明民族学文选

LISHAOMINGMINZUXUNWENXUAN

LISHAOMINGMINZUXUNWENXUAN

成都出版社



• 巴蜀学林丛书 •

四川省社会科学学术基金会 1995 年资助出版

李绍明
民族学文选

成都出版社

C912.5-13
L254

李绍明 著

李绍明民族学文选

四川省社会科学基金1995年资助出版

成都出版社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作者敬赠

1997.3.

李绍明民族学文选

作 者:李绍明著

责任编辑:谭继和

封面设计:张光明

责任校对:徐 铭 潭 禾

出版发行:成 都 出 版 社

地 址:中国·成都市百花东路 2 号百花苑

邮政编码:610072

电话号码:(028)7765071 7783841

经 销:四川省新华书店

排 版:四川省社会科学学术基金会照排部

印 刷:成都双庆印刷厂

版 次: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199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mm×1168mm 1/

印 张:28

字 数:600 千

印 数:1—1100 册

书 号:ISBN7—80575—908—1/G · 189

定 价:32.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四川省社会科学学术基金会

我们郑重的向贵会推荐《李绍明民族学文选》一书：

《李绍明民族学文选》为李绍明先生历年来在该学科中辛勤耕耘的成果，反映他本人、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我省民族学研究的历程和学术水平，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我们乐意看到该文集早日问世。

成都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谭继和

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 冉光荣

1995年12月

序

序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李绍明民族学文选》，是作者 50 年代至 90 年代在西南地区从事民族调查研究的丰硕成果。

中国西南是少数民族集居最多的地区。全国 55 个少数民族中主要分布于川、滇、藏、黔、桂五省区的有 34 个，人口 5000 余万人，占全国少数民族总人口的 60% 以上。早在公元前十一世纪，中国西南部的庸、蜀、羌、彝、微、卢、彭、濮“八国”参与了武王伐纣的统一战争。此后西南地区先后建立的巴、蜀、滇、夜郎、成汉、西爨、南诏、大理、罗殿、自杞等民族政权，对开发祖国边疆、发展西南经济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西南地区也是一些兴起的中央政权的战略后方。公元前 316 年，秦国用司马错之策，先伐蜀而兼并六国。刘邦“收用巴蜀，远下三秦”，卒灭项羽。晋益州刺史王浚率军自四川沿江东下，取吴而统一全国。公元 1253 年忽必烈沿古代氐羌区域南下，直取大理，对南宋采取大迂回包围战略。1937 年至 1945 年，西南成为抗日战争的根据地。两千多年来，西南地区又是我国陆上对外关系的重要门户。近百年来，西南各族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斗争，保卫了祖国边疆。不论从

历史和现实看，中国西南的民族问题直接关系到许多朝代的兴衰治乱，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因此，开展对中国西南民族的研究，对于探讨中华民族的形成，总结历史经验，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族问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绍明同志 50 年代初肄业于华西大学社会系，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民族学专业和西南民族学院民族问题研究班。曾受业于著名民族学家李安宅、吴泽霖，历史学家徐中舒、蒙文通，考古学家冯汉骥和语言学家闻宥诸先生门下。毕业后一直在西南五省区从事民族历史和现状的调查研究，先后任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四川调查组学术秘书、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和研究员、四川藏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四川大学历史系兼任教授及西南民族学院民族学客座教授。1981 年以来，先后任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秘书长、会长。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四川省历史学会副会长。收入这本集子的 58 篇论文，是作者在三十多年中发表的 150 余篇论文中选出的代表作，包括了民族理论、凉山彝族奴隶社会性质、彝族历史、羌族社会与历史、藏族社会与历史、土家族历史与文化、古代民族的族源与葬式以及民族识别等，对川、滇、藏三省区人口较多和历史悠久的几个主要民族都有不同程度的论述，大体上反映出作者在这些问题上研究的心得。

应当指出，作者长期从事凉山彝族奴隶制调查研究，对凉山彝族社会的土地所有制和地租形态、家支制度、等级结构、社会各等级的阶级属性等都有精辟的分析和独到的见解；作者还把凉山奴隶制度与殷商社会进行了比较研究；对彝族

序

的打冤家以及家庭婚姻制度与现代化问题的关系都有新的见解。作者对羌族古代史、氐和羌、戎的关系、氐与巴、三苗的关系、唐代西山诸羌等西南各族古代史中的一些长期争论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对羌族土司制度以及羌族社会经济发展与民族融合问题，都有很好的论述。绍明是土家族，中年以后，倾注大部精力研究本民族历史，发表了土家族与古代巴人和侗族的关系以及有关土家族属和文化问题的一系列论文，并主编《川东西水土家》一书，又一次打开了土家族研究的新局面。作者对藏族与中原的历史联系、沙俄侵藏历史和嘉戎藏区社会文化，都有深入的研究。西南古代民族源流历来是史学界争论不决的问题，由于作者具有深厚的历史学、民族学、民族理论和考古学的素养，对羌、蜀、巴、冉駩、昆明、两爨的族源以及西南地区的石棺葬、大石墓、瓮棺葬、悬棺葬的族属问题，都分别进行了深入的考证和论述。

我认识绍明并在西南民族研究上合作共事，已经十八个春秋了。1977年夏，我到成都、西安等地进行考察，并为《思想战线》杂志组稿，绍明当时在四川民研所工作，曾为我组织学术座谈会，结识了许多四川学术界知名人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长期中断了的民族研究工作，又开始活跃起来。国家民委组织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以及全国社科规划中的一些项目，已由几个民族省区联合进行。还有一些民族科研项目由各省区单独进行研究，发展成为省区之间的联合协作，共同研究。作为学者和学术活动家，绍明是许多协作项目的倡导人之一。例如，由北京、四川、云南、贵州有关单位共同协作编写的《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一书，就是由绍明具体负责组织并完成其稿的。由于西南藏、彝、壮、

苗、瑶等主要少数民族均跨省境而居，以这些民族为对象的有关省区各自的研究，往往受到很大的局限，迫切需要联合协作。1979年10月在西昌召开的彝族社会历史学术讨论会上，绍明与四川、贵州、云南的部分代表倡议，酝酿筹建中国西南民族研究群众性的学术团体。1980年4月在南宁召开的古代铜鼓学术讨论会上，西南地区的代表一致建议，应积极筹建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同年10月在贵阳召开的首届全国民族学学术讨论会上，经过西南各省区的有关代表正式协商，成立了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筹委会，组成由绍明负责的秘书组，积极开展筹备工作，1991年11月在昆明正式召开了成立大会。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的成立十余年来，有效地团结了西南五省区和全国从事西南民族研究的学者和民族干部，开展协作，把西南民族研究工作推向了一个新阶段。绍明自始至终致力于学会的筹建和发展工作。这本论文集正是他对西南民族研究的贡献。

绍明治学严谨朴实，一如其为人，尝默察其于出处去就之际，约己以让，故能得众多助。学会成立十余年来，内部始终保持团结一致，堪称“人和”。这是同绍明折中协调分不开的。我于绍明粗长二十二岁，而学与年不相称，乃蒙以私淑相许，愧对而已。是为序。

马 曜

1994年6月7日

目 录

目 录

序	马 曜 (1)
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体系	(1)
论我国的民族社会学研究	(16)
我国山地民族学的现状及其前景	(32)
马克思恩格斯对民族学的伟大贡献	(46)
汉民族研究的任务	(61)
民族地区建立大工业城市的反思	(68)
西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与现代化问题	(81)
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	(96)
论民主改革前凉山彝族社会的等级结构	(116)
论凉山彝族奴隶社会曲谱等级的阶级属性	(130)
论解放前凉山彝族社会土地所有制形态	(156)
论民主改革前凉山彝区租佃制的性质	(175)
论解放前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的冤家械斗	(188)
略论凉山彝族家支问题	(201)
凉山彝族旧有婚姻家庭形态与现代化问题	(211)
凉山彝族奴隶制与殷周奴隶制比较研究	(226)
彝文化二题	(241)
关于东彝乌蛮诸部的族源问题	(251)

唐代西爨及昆明的族属问题	(268)
巍山文物与南诏历史	(286)
凉山博什瓦黑南诏大理石刻中“梵僧” 画像考	(303)
关于凉山彝族来源问题	(315)
元罗罗宣慰司之后为河东长官司说质疑	(330)
关于羌族古代史的几个问题	(346)
唐代西山诸羌考略	(379)
略论古代羌族社会的经济发展与民族融合	(408)
羌族地区的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	(430)
羌族以白石为中心的多神崇拜	(446)
清谢遂《职贡图》中的羌族图像	(454)
论羌与戎	(461)
论氐和羌、戎的关系	(481)
论氐和巴、三苗的关系	(503)
论氐族的族源与民族融合	(520)
论藏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537)
沙俄侵藏史略	(559)
论“治藏必先安康”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意义	(580)
四川藏区与中原的联系	(598)
四川理县隋唐二石刻题记新证	(605)
四土嘉戎藏区社会形态	(619)
嘉绒藏戏三题	(639)

目 录

巴人与土家族关系问题	(647)
川东南土家族与巴国南境问题	(659)
冉駢与冉家人族属问题	(667)
从川黔边杨氏来源看侗族与土家族的 历史关系	(683)
清人图录中的土家族形像	(699)
论土家族《摆手歌》的社会功能	(708)
土家族艺术明珠——土戏	(722)
古蜀人的来源与族属问题	(727)
论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的分期与族属	(738)
邛都夷与大石墓的族属问题	(757)
康南石板墓族属初探	(769)
关于川南悬棺葬的几个问题	(785)
凉山、渡口瓮棺葬及其族属问题	(802)
少数民族对开发盐源盐业的贡献	(812)
论川滇边境纳日人的族属	(820)
傣族北上入川的实例	(840)
传为蒙古族之西昌《余氏族谱》考辨	(855)
西南丝绸之路与民族走廊	(868)
后记	(884)

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体系

一、问题的提出

究竟什么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体系以及是否需要建立这个体系？这个问题在学术界还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看法。以往的就不去说它了，单就1980年在贵阳举行的第一届全国民族学学术讨论会而论，就有不同的意见。包括笔者在内的一批学人，极力赞成应就建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体系而积极行动。但是，另一些同志则认为，我国的民族学刚刚结束了它曲折的历史，目前应从不同方面多做具体工作，暂可不必谈它的体系问题。甚至还有同志认为，新中国建立三十多年来。民族学者作了许多工作，并不受有无学科体系的限制，而且一谈学科体系就要涉及相关的学科，因此没有必要谈它。此后一段时期没有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可是，问题就这样出来了。比如1983年底在广东三亚举行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审稿会上就出现了对民族学体系认识的较大分歧。比如我们认为我国的民族学既是以民族共同体

(Ethnos)为对象的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它研究民族发生、发展、演变和消亡的过程及其规律，综合研究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各民族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及民族之间的关系。那么，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的学说，自然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基本理论。但是，有的同志却认为只有资产阶级民族学才有它的理论，而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只限于对某一具体民族作客观地描述，因而并不需要什么理论。甚至个别同志还提出马、恩、列、斯没有明确提出过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因而怀疑是否有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存在。这不能不说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极大误解。当然，在三亚会议上总算达成了协议，即各抒己见，各写各的，互不相妨。但问题并没有解决，在此后的许多会议上、课堂内或私下交谈中，笔者经常遇到：什么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以及它的体系这样的问题。其实这不仅仅是个人所遇到的问题，而是我国民族学界所存在与共同关心的一个带根本性的大问题。我们若是现在还不重视它、研究它、讨论它，这必将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在我国的发展带来极大的不利。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提出这个问题的理由。

二、各国的民族学及其体系

世界各国对民族学的定义虽不完全同一致，但均以民族共同体为研究对象。这个民族共同体或提作“族体”、“族群”，实为广义的民族。它包括从古迄今的各种民族共同体：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部族，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民族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民族

等。民族是一个历史现象，有其发展规律可循。但作为一门以民族共同体为对象，对其进行全面、系统、比较、综合的研究的学科——民族学（Ethnology），直到上世纪中叶才产生。研究对象主要是“自然民族”即处于前资本主义诸形态各民族，至于对处于资本主义阶段各民族，即“文明民族”的研究，形成另一门学科——民俗学（Folklore）。

民族学产生以后，形成了它自身的学科体系，表现在如下方面。首先，它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即民族共同体。对民族共同体的综合研究，这是其它任何学科所不能代替的。其实，它有自身的理论。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于认识上的不同，民族学理论分别形成了许多学派，如英国的进化学派、法国的社会学年刊学派、历史学派（包括德奥历史学派、英国传播学派、美国历史学派）、英国功能学派、俄国民族学派，以及较晚的美国心理学派、法国结构学派、美国社会生物学派等等。当然，这些学派并不受国界的限制，当其在某一国家形成以后，又影响到其它国家的民族学界，这对我国也不例外。第三，它有独特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主要是以现代民族为对象的、深入实际的、直接的观察和调查的方法。第四，它有其应用的方面，即以研究成果直接应用到现实生活中去解决实际问题的部分。

总的说来，西方的资产阶级民族学各学派是建立在历史唯心主义基础之上的，而其研究成果无论有意或无意也多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但这时的民族学毕竟已成为近代科学的一部份，其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均非以往任何时期可以比拟的。西方的民族学派不仅为我们积累了丰富而可贵的民族学资料，且他们的一些代表人物的著作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比

如被誉为西方“民族学之父”的美国民族学家亨利·摩尔根的主要著作《古代社会》于1877年问世后，很快就引起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视。马克思曾就此书作了详细的摘要和补充。恩格斯主要根据此书的资料写成《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伟大著作，于1884年出版。因此，对西方的民族学派同样存在一个批判与继承的问题。

1917年10月，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为苏联的民族学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后来逐渐形成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派，即苏维埃学派为民族学的发展作了很大贡献。苏维埃学派显著的特点在于它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并以其研究成果直接服务于社会主义苏维埃政权。他们对境内处于资本主义以前各民族超越社会发展阶段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研究，以及对世界各民族的研究，均有突出的成就。

但是苏联的民族学体系也有其历史局限性。如托尔斯托夫主编的《普通民族学概论》第一册《引论》说：“民族学是历史科学的一部分，它研究世界各族人民的文化与生活，研究他们的起源、分布和文化上、历史上的相互关系。民族学首先以现代各族为自己研究对象，主要采取直接观察的方法，而以描述物质文化、社会制度、思想意识、民间艺术等等现有形式为基础。同时，民族学与任何历史科学一样，不限于记载现有现象，而且研究它的历史渊源，它们的形成和发展。”（科学出版社，1960年汉文译本第1页）可见，苏联的民族学虽然摆脱了早先西方民族学那种将民族划分为“自然民族”和“文明民族”的传统影响，而将整个民族共同体作为研究对象，但它的研究重点却仍然放在各民族的物质生活与精神文化方

面，而不去进行民族共同体理论和民族问题的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陷。由于苏联的学术界将民族的理论和民族问题视为科学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政治学的一部份，而由民族学以外的学科来研究，而仅将民族学视为“民族学知识乃是建立正确的民族关系和制定民族政策的基础。”（同前引书）因而，苏维埃学派的民族学体系仍然是很不完善的。这势必限制了苏联民族学的发展，难怪数十年来，在理论方面他们除了在民族的经济文化类型和历史民族区这两方面作了一些探讨外，在其它理论上就很难说有多大的贡献了。

三、建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体系的必要性

我们所说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体系亦可称为民族学的中国学派。必须说明这所说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并不是所谓的“中国民族学”。因为，民族学以古今中外一切民族共同体为对象，它的范围是不能局限于某一国或某一民族的，虽然我国的民族学也需要立足于中国而面向于世界。至于中国的具体民族学研究，则属于中国民族志或中国某一民族的民族志的范畴。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国，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物产丰富，文化璀璨。中华各民族长期以来以自己辛勤的劳动，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对人类有着较大的贡献。近百年来，由于封建主义束缚和帝国主义侵略，我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各族人民饱受屈辱之苦。因之，在旧中国那样的条件下是不可企求建立自己独立的和完整的科学体系的。民族学在我国的命运同样如此。虽然我国在历史上积累了浩如烟海